

# 想像的鄉愁與台灣民眾之中國人認同型塑

朱峯誼

2019 文化研究年會報告

## 摘要

「地方」(place)、「疆域」(territory)與「情感」(sentiment)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國族主義及國家認同建構裡的核心元素。本論文以實證研究資料為基礎，發展「想像鄉愁」之概念、詳細描述並論證「地方」、「懷舊情感」與「國族認同」三者間的作用關係。論文之研究資料來自於作者於台灣各地所做的百餘場以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為主題的深度訪談；論文研究並以 Juliet Corbin 與 Anselm Strauss 發展的「紮根理論」作為主要分析方法。在分析結果中，論文將「想像鄉愁」定義為「個體因對過去人事地物的熟悉與懷舊感，而將某地視為其祖國或母國之情感，即便該個體從未到過該地」，並將其視為連結地方、情感與國族認同的重要因素。本論文挑選並呈現田野資料裡三位報導人的經歷與自述：一位是居住於彰化的閩南阿嬤，一位是生於屏東的客家中年男性，另一位是成長於台北市的年輕外省女性。藉由三位報導人的敘事，本論文分別敘述建構「想像鄉愁」的三種途徑：(1) 家庭影響、(2) 政治宣傳、(3) 文化傳播。此外，雖然三位報導人皆擁有不同程度的中國人認同，對此身份認同亦有不同的反思、掙扎 (struggles) 與衝突 (conflicts)。藉由分析這些認同衝突，本論文得以進一步更論述「想像鄉愁」與國族認同及其他因子之間更為細膩的的交互影響機制。

關鍵字：鄉愁，認同政治，國族主義，台灣

在個人的生活裡，鄉愁散射出來的溫暖光輝放大了我們經歷裡與關係中的美好回憶、減少了不好的記憶，鼓勵我們重訪並更新我們與家人及朋友間的連結。它總是包含些許無害的自我欺騙，好比是忘記了分娩時的疼痛。

—Stephanie Coontz

## 一、引言

「鄉愁」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裡的定義是「因思念故鄉而引起的愁緒」。在當前西方研究文獻裡，鄉愁 (nostalgia) 多被視為一種情感結構 (Tannock 1995)、一種將「美化的過去」與「當下/未來」相互連結的特殊方式 (Davis 1979; Murphy 2009; Worby and Ally 2013; Jobson 2015)。不意外地，這種與「失落的當下」及「輝煌的/美化的過去/未來」相互指涉的特殊情緒，必定會被廣泛地應用、召喚在各種政治意識型態的動員當中 (Strangleman 1999)。例如，Walsh (1992)、Combs (1993)、Gentry (2015) 的研究均描述雷根及柴契爾政權如何利用鄉愁論述來支持自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Doane 與 Hodges (1987) 觀察到對傳統的鄉愁如何被用以阻礙進步的女性主義的發展；Cashman (2006) 以及 Smith 與 Campbell (2016) 的研究探討「鄉愁」對英國保守主義的影響；而 Bonnett (2010) 與 Jobson (2015) 的研究則發現「鄉愁」在過去英國工黨的政治思想及想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特別強調「地域性」及「身份政治」的國族主義意識型態，則更是不可能成為例外。一方面，在傳統國族主義研究取徑裡，Anthony Smith (2003) 以猶太人及以色列國家為例，探討猶太教教義及神話裡的「神聖家鄉」(sacred homeland) 信念，如何做為其中一個傳統的「民族符號」(ethno-symbol)、成為以色列國族主義當中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社會學背景的 Fred Davis 則是直接以「鄉愁」作為分析概念，將這個美化過去的情感視為維持個體「連續感」(sense of continuity)、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工具。除了這些理論建構，探討鄉愁與國族認同的相關實證研究亦不勝枚舉，廣佈於國族

(Granara 2005 ; Worby & Ally 2013 ; Gotfredsen 2014) 、移民 (Parla 2009 ; Kim 2010) 、文學 (Clewel 2013) 、電影 (Ng 2000 ; Rhee 2017) 、觀光 (Creighton 1997) ，甚至是食物社會學 (Mannur 2007) 等研究領域。

正是因為「鄉愁」是如此普遍地被應用在各種不同、有時甚至是完全對立的意識型態中，當前對於鄉愁的研究論述逐漸衍生出下述的特色。第一，是好的鄉愁與壞的鄉愁的區分。這正如同國族主義研究的發展一般：由於國族主義是如此擅場於當代而出現於各個不同區域、適用於不同的政體，使得研究者進一步區分了好國族主義（如 civic nationalism）及壞的國族主義（如 ethnic nationalism）（Smith 1991）。鄉愁亦然；部分研究者傾向認為鄉愁是對個體心理有害的，而對社會則是保守的、阻礙進步的（如 Lowenthal 2015），但亦有研究者認為鄉愁是對個體心理有益的、對社會也有可能促進變革（Boym 2001 ; Gebauer and Sedikides 2010 ; Wetherell 2012）。這讓研究者進一步區分各種「好的鄉愁」，像是「進激/批判型鄉愁」

（radical/critical nostalgia）、「進步型鄉愁」（progressive nostalgia）、「反思型鄉愁」（reflective nostalgia），以及沒那麼好的「保守/應對型鄉愁」（conservative/reactionary nostalgia）、「復國型鄉愁」（restorative nostalgia）等等（Boym 2001; Legg 2005; Cashman 2006; Smith 2006; Loveday 2014 ; Smith and Campbell 2017）<sup>1</sup>。除了暗示某種價值評斷的二元區分，也有研究者以「多元鄉愁」（multiple nostalgias）的概念強調不同脈絡形成的鄉愁，其多元及異質的特性（Gotfredsen 2014）。

第二個特色是討論鄉愁的「現在性」或「未來性」。目前的主流共識是鄉愁並不僅關於過去，它同時亦包含對當下困境的反映，也因此可以包含對未來的投射、包含改變的期望（Davis 1979 ; Fritzsche 2001 ; Granara 2005 ;

---

<sup>1</sup> 其他亦有以研究主題為區分標準的，例如帝國主義/殖民鄉愁（imperialist/colonial nostalgia）與反帝國主義鄉愁（anti-imperialist nostalgia）（Rosaldo 1989 ; Bissell 2005 ; Wenzel 2006）。

Delisle 2006 ; Gotfredsen 2014) 。第三，則是鄉愁的建構性質。簡言之，鄉愁情感關係著過去的記憶，而記憶不論在個人層面或社會集體層面都有篩選及建構的可能，故緬懷過去的情感便必然帶有建構性質 (Mannur 2007 ; Hillenbrand 2010 ; Worby and Ally 2013 ; Orr 2017) 。

在台灣，過去亦有相當多以「鄉愁」作為分析因子的研究。這些研究以文學分析為最大宗，探討各個不同族群身份之作者的鄉愁情感及自我認同，如日治時期作家周金波 (莫素微 2004 ; 橫路啓子 2009)<sup>2</sup> ; 台灣鄉土小說家洪醒夫 (莊文福 2006) ; 具灣生身份特色的鈴木怜子 (楊慧鈴 2017) ; 台灣外省作家白先勇 (山口守 2009 ; 楊佳嫻 2010) 、余光中 (謝世宗 2010 ; 劉正偉 2012) 、羅智成 (鄭智仁 2011) 與張系國 (劉秀美 2014) 等。這些豐沛的研究不僅明白顯示出鄉愁情感在台灣社會裡的國族及認同研究中的重要性，更揭示了後續未來更多相關研究之必要。當多數研究以作家創作文本為媒介、成功地辨認出鄉愁之主題，並與作家可能的國族認同進行扣連時，後續研究必需更進一步探討的面向及研究方向至少有：定義並理論化國族鄉愁特性；闡述國族鄉愁的型塑方式；辨認跨族群、跨世代的國族鄉愁模型；辨認鄉愁與國族認同的影響機制。本論文即承續過去前輩們的研究基礎，以深度訪談及紮根理論 (Strauss and Corbin 1998) 做為研究方法、回答此核心研究問題：鄉愁情感如何在國族脈絡當中被生成、並幫助主體型塑其國族認同？

研究之訪談資料取自我過去針對台灣民眾之中國人及台灣人認同為主題的大型訪談研究計畫，該計畫共訪問 110 餘位報導人，包含各族群 (以本省及外省族群為主)、各年齡層 (涵蓋 18 至 88 歲)、各居住地區，以及各政黨支持與不支持者。透過紮根理論式的抽樣、比較與分析，本研究逐漸辨認出「想像鄉愁」之概念，不僅能作為報導人們自述其國族認同型塑之主題，亦能作為回應過去眾多鄉愁研究文獻的適切理論模型。「想像的鄉愁」援引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共同體」理論，指涉一種對「一個想像中的、自己從來沒有去過或到過的故鄉」產生的思鄉情懷、一種「想像故鄉」的熟悉感。鑑於台

---

<sup>2</sup> 亦可參考陳翠蓮 (2012) 於《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裡對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祖國情懷的分析。

灣特殊的族群組成及歷史背景，這種想像的鄉愁能跨越族群、跨越世代，而得以在不同類型民眾的中國人認同背後裡被辨認出來。故「想像鄉愁」是跨越時間性的；它所依賴的「過去」並不是「主體曾經處於該地」的過去，而是鄉愁主體自己的、任意的過去片段與該地的連結。而它也與「當前的困境」、「未來的願景」不一定有關；它可以純粹是一個「這個（我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是我的故鄉」的立即信念，並能於社會既有的國族概念概謀合、進一步生成更為強烈的國族情感。而正是因為其任意的性質，「想像鄉愁」裡的意義及情感連結可以廣泛地發生在各個社會機構或場域裡，例如具政治色彩的各式公共領域、學校教育、文化機構及文本裡，以及家庭等。是故，「想像鄉愁」的建構並非遵循因果原則；其「非因果但有意義的連結」特性，讓它更接近榮格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概念。即便如此，本研究並不認為「想像鄉愁」對於國族認同的建構具決定性的影響；認同型塑非常複雜及多元，「想像鄉愁」並不是決定主體國族認同樣貌的絕定因子。重點在於，「想像鄉愁」是分析此基礎國族情感的適切理論架構。

以下三節，我將以三位田野報導人的故事：羅宏（客家人，69 歲）、阿蘭（閩南人，87 歲）、麗雯（外省人，30 歲）（均為化名），分別闡述「想像鄉愁」如何在政治、文化、家庭等類型的場域中被鋪陳，並於報導人的後續經歷中被憶起、被作用而成為其「中國人認同」之感情基礎

## 二、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做為想像的鄉愁

羅宏出生於 1950 年，在一個屏東縣的客家小鎮。家裡有一個姊姊、一個弟弟，排行第二。父親以前是一位農夫，後來在小鎮裡經營當舖。羅宏小時候很會讀書，在屏東的小學及國中裡成績皆名列前茅。十五歲時考取高雄的高中，畢業後服兵役時加入國民黨，不僅是因為「那時候的教官通通是國民黨的 ... 都會鼓勵你加入」，也因為有耳聞加入國民黨後未來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羅宏聯

考考上台北的大學，自從那時候便移居到台北；畢業之後在私立高中擔任地理老師，同時也在補習班裡工作。1981年在台北結婚，生了兩名男孩。

羅宏第一次去中國大陸旅遊的情形，是闡述「想像鄉愁」這個概念一個非常適合的例子。那一年是1995年，羅宏45歲的時候。當他和一群朋友們抵達廣州、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時，大家激動地朝著烈士之碑下跪、親吻土地。對他們來說，浩瀚的中國大陸是故鄉、是祖國。縱然他們是第一次造訪這裡，而之前從未曾站在這個土地上：

問：第一次去（中國大陸）就是去廣州？

羅宏：我的印象是這樣子。

問：第一次去的感覺是怎麼樣？

羅宏：很好啊！

問：印象呢？

羅宏：就是去祖國，感覺蠻不錯的啊。

問：哪方面不錯呢？

羅宏：當然絕對不是制度的啦，對不對？就覺得我可以踏上了祖國，我們還是（覺得）是祖國，所以覺得蠻不錯的，終於就是到大陸了，就是這樣子。我、我覺得是跟一般旅遊一樣啦。因為那個時候還是旅遊嘛，又、又不是去幹嘛的，對不對？...

問：可是，第一次去大陸的話，是不是應該會有一些其他的東西是跟去美國旅遊應該不太一樣？

羅宏：當然不一樣。就是說，多了一份先前的感情嘛、情感嘛！

關於這份「先前的情感」，羅宏解釋說那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好感」：

羅宏：以前對中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夢想，對。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對中國可能會比較有這個夢想。

問：什麼樣的夢想？

羅宏：是覺得中國很棒，就是像... 當然現在也不錯啦，就是說以前我們可能小時候唸書可能會對中國比較有好感，就是受過的教育嘛，是啊。但是現在是、現在就比較，嗯，強調本土化了嘛，本土化可能就在地化，或是慢慢地也會影響小孩子或者年輕人。

問：這個個好感，是指... 比如說，可以講得精確一點嗎？

羅宏：好感也就是說，從我們過去唸的歷史就覺得中國是滿... 滿歷史文化悠久的啦、滿偉大的啦，對。就是對他的五千年的歷史，對不對？對那些古代的人物啦，或者是嗯，古蹟啊，以前都覺得滿好奇，也覺得滿不錯的。

羅宏對於「中國」的情感是真誠且厚實的。這個好感的內容物是中國過去的歷史、古人、古蹟；而好感的形成，則是來自以往的學習經驗。更確切地說，這是一份雙重的鄉愁：第一層是羅宏小時候接觸到的教育：那是當年課本裡的圖文並茂，是手執教鞭、在講台上口沫橫飛的老師們，也是能決定他班上排名與他在父母師長心裡位置的試卷，甚至是夏日考試時悶熱的蟬鳴，是規律地運轉著、發出奇妙機器聲響的老舊風扇。第二層鄉愁，則是教育的內容，也就是對過去中國美好歷史及卓越成就的敘事：是從堯舜禹到明清的背誦口訣，是秦始皇的統一偉業、漢武帝西征、唐的盛世、成吉思汗的版圖，也是火藥及活字印刷的發明，不可勝數。而正因為這兩層的鄉愁，讓那時候的羅宏由衷地相信「中國」是他的祖國；這是他自幼所學習的，縱然他從未真正地去過「中國」。

訪談時，羅宏自己用「大中國主義」來解釋、概括他對中國的感情與意識型態。因為這份情感與意識型態，過去的他一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一直支持未來兩岸統一。事實上，羅宏的少壯年時期正值臺灣社會裡「中國國族主義」的擅場：1971年，羅宏21歲，還是名台北的大學生，臺灣發生保釣運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5年，羅宏25歲，剛出社會工作，這一年蔣介石總統去世；1979年，羅宏29歲，尚未結婚，這時發生了「中」美斷交事件，年底則爆發美麗島事件。大多數時候，羅宏接觸的多是官方新聞報導；例如關於美麗島事件，羅宏接收到的訊息是那是一個暴民毆打憲兵的社會事件。加上他在北部的工作環境裡，常往來的朋友多是外省籍（羅宏的生命歷程裡從未遇過省籍上的歧視或衝突），大家討論議題的方式也因此多少囿限於該族群的敘事框架。總之，這些各種接續的歷史因素，讓羅宏成了「大中國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在1990二月政爭時即因為李登輝的台獨傾向而反對他，並因此加入新黨；2000年時轉而支持宋楚瑜及親民黨。這些政黨轉向，說明了羅宏其實不是一位表面上的忠誠的政黨支持者；他支持的事實上是這些政黨（國民黨、新黨、親民黨）背後所代表的「符號」意義，一種從堯舜到孫中山與蔣經國，卻斷送在李登輝手裡的、中國式政治治理的「正統性」。

即便如此，羅宏的認同及統獨意向在近年也有新的變化。他過去認為兩岸必定要統一，現在則是支持維持現狀；過去，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而不以任何一方為優先，但現在他會選擇以臺灣人為優先。主要的原因，是後來羅宏與中國大陸更頻繁的接觸後，發現「（中國）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地好」。更確切地說，他發現那邊的人不是原先想得那麼友善，對待臺灣人的態度還是比較勢利一點。因為這樣的失望，羅宏不再堅持統一，而他也不再以「大中國主義」來解釋他目前的政治態度。「大中國主義」是過去式的意識型態，現在羅宏強調「政黨認同」，也就是對國民黨的死忠支持，以及對民進黨的極度厭惡及反對。他解釋說：「你會把中國等於國民黨嗎？不會嘛！...就算是臺灣獨立了，我還是支持國民黨、不會支持民進黨。所以我還是一直強調這是政黨傾向嘛。」羅宏的失望與轉向，再次顯示出他過去對「中國」的鄉愁的想像特性：他所緬懷、搖想的，一直是那個「不存在」的中國；是那個中國國民黨「秋海棠」版本的「中國」，而不是現在的中國。

### 三、漢民族文化敘事文本做為想像的鄉愁

在羅宏的報告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中國的鄉愁如何在歷史與政治脈絡裡漸漸被型塑，包括當時以中國國族意識為核心的教育體系，以及各種接續的重大政治歷史事件。接下來，我以阿蘭的故事做為例子，進一步說明想像的鄉愁如何在文化層面上被傳遞。

阿蘭出生在 1932 年台中的一個鄉村，村子附近剛好是一座日治時期重點發展的糖廠，阿蘭一家便以種甘蔗為生、供予製糖原料。由於農事亟需人力，阿蘭的父母生了七個小孩。阿蘭是最小的女兒，上頭有三位哥哥、三位姊姊。阿蘭小時候就讀於附近的公學校（在她四年級時改制為國民學校），並且剛好在終戰那一年畢業。畢業後，阿蘭留在家裡幫忙農事，直到嫁人；夫婿是村子鄰近處的務農人家。1970 年代，臺灣輕工業蓬勃發展，阿蘭的村子旁邊蓋了兩



座製鞋廠，她在其中一間短暫的工作過。大致來說，阿蘭的生活幾乎從未離開台中地區，兩個小孩一男一女，也都在台中就學、工作。

臺灣社會裡關於阿蘭這個世代的一個刻板印象是，由於他們歷經皇民化時期、接受過日式教育，他們對日本較有好感，甚至會認同自己是日本人。這樣的論述通常出現在政治批評上，例如質疑李登輝的國族認同，或是 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父母的背景被拿來作文章。然而，這樣的刻板印象不僅忽略了日治時期的殖民治理底下複雜的權力衝突關係，也預設了由上而下的殖民治理與認同建構成功的必然性。事實上，日治時期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可以相當多元，阿蘭便曾經抵抗日本人所建構的國族認同：

問：你覺得在日治時期時，有台灣人會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嗎？

阿蘭：台灣人是被要求心裡上要是日本人。在心理上怎麼可能是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沒有這種事情。

問：不可能就對了？

阿蘭：對，因為當時是被日本人強迫的。當時是怎樣？台灣人被日本人要求家裡要放神龕，神社神龕。每戶人家的神桌上 ...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們這裡每一戶的神桌中間都要放神社神龕，要我們不能供奉祖先及神明，只能祭拜這個神社神龕。但我們都沒有...以前的神桌都會有觀音菩薩的神襦；以前的觀音菩薩是紙做的。要弄到這種程度喔！但還不致於撕掉（神襦）。

問：應該是不可能吧！

阿蘭：對，叫我們得撕掉，因為日本人只拜神社神龕。過年的時候，我們不是都會在門口貼門聯、春聯嗎？你知道日本人過年用什麼嗎？稻草，稻草你知道吧？把稻草綁一綁，抓隻草蝦，再貼在屋椽上，這是日本人過年的方式。

問：但是他們過的是新曆吧？

阿蘭：對，他們過的新曆，要我們也要這樣。

問：那農曆過年要怎麼過呢？

阿蘭：他們不讓我們過農曆新年。[...] 日本人不讓我們過傳統的過年。如果只是小事情，只要對日本人老實說，日本人都會同情。但如果明明是簡單的小事情，卻不老實說，他們就會很生氣。像有一次過年，我讀完書要回家，警察問我住哪，我就說住在這；警察就跟著我進去我家，問我爸爸說：「你有殺雞嗎？」我爸爸說：「有啦！因為要紀念一下，所以殺了雞要祭拜。」[...] 後來警察就打開我們的菜櫥。因為人家說雞頭、雞腳要留在

初五才可以吃，所以就會看到（雞頭、雞腳）。他就拍爸爸的肩，說你「老實」。那樣就沒關係。警察後來到隔壁問另外一個婦女，問她有沒有殺雞，她說沒有，結果打開看到有殺雞，警察就把雞丟在地上，罵混蛋！妳胡說八道！

阿蘭稍長但精彩的故事，清楚呈現出阿蘭無法融入日本人認同的原因。首先，兩個民族本來就有明顯的文化差別；名字形式不同、使用的語言不同、節慶不同、信仰的神明不同、宗教習俗及儀式也都不一樣。除了文化，兩個民族也在制度上呈現差異：日本人是管理者、治理者、監控者、規訓，是律法的制訂者、也是執行者；臺灣人則是被管理、被治理、被規訓、被監控、被審查的族群。而正是這些文化上及制度上的差別，讓阿蘭在社會上很容易地區辨出兩個族群，也因此很容易地確定自己在社會裡的臺灣人身份及認同。

我問阿蘭：「那臺灣人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嗎？」阿蘭回答：「大家都是這樣想，都覺得自己的祖先是那個（中國人），但是不敢反抗日本人呀！」而且，阿蘭那時候就知道臺灣的近代史：「本來這（臺灣）是中國的 [...] 以前算我們臺灣是大陸的；那時日本打勝，我們臺灣給它管五十年。」這些認知當然不會來自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或政治宣傳，而是社會裡人際之間的訊息傳遞。而除了認知上的知識，阿蘭的中國國族扣聯，更是文化情感的累積。這樣的情感可以從阿蘭對她北京旅遊的描述當中觀察到：

問：你覺得北京怎麼樣？

阿蘭：去了萬里長城，結果我哥哥說做夢也沒想到會來爬萬里長城。意思是我們怎麼會有機會爬萬里長城？小時候聽過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這個故事，但這只是個故事，所以我哥哥才會這麼說、才會決定要去爬萬里長城，然後找我和我女兒一起去。我女婿已經去過了，他就沒有去，所以我女兒帶我去的 [...]

問：你剛剛說的故事是 ... ？

阿蘭：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嗎？這是故事，算是傳說，說是把孟姜女從仙界貶到凡間。是我聽長輩說的故事。

問：小時候就有聽過長輩說這個故事？

阿蘭：對。這就是孟姜女和范杞良在仙界談戀愛，被發現後被貶到凡間，讓他們做七世無緣夫妻。像是梁山伯祝英台，還有雪梅思君。我只知道這幾個，都是有名無實的夫妻。

問：所以小時候長輩都會說故事給妳聽？

阿蘭：對，我爸爸會說故事給我們聽。

問：都是在什麼時候說的呢？

阿蘭：像是在吃飯或有空的時候，就會講故事給我們這些小孩聽；都是這樣聽來的。

問：您爸爸有讀書嗎？

阿蘭：沒有。我爸爸說唸了半天，連半個字都不認識。沒讀到什麼啦，只去讀了一陣子，懂幾個字。我爸爸是一百多歲的人了。

問：會寫字嗎？

阿蘭：不會，我現在也不會寫字，因為很久沒寫字了，也很少拿筆。

問：如果他沒有讀書，怎麼知道這樣的故事呢？

阿蘭：代代流傳下來的樣子。可能是那樣。這就幾年的歷史了。

如同羅宏的例子，阿蘭對「中國」的親切感是雙層的鄉愁。第一層是小時候父親說故事的回憶，第二層則是這些故事的內容，例如兩千多年前孟姜女與范杞良的傳說。事實上，那些中國的故事與傳說，不僅僅是父母長輩們的講述或閱讀，也是各種傳統文化戲劇及戲曲的主要文本、是村鎮大小廟宇裡的裝飾背景。這兩個層面的回憶，將阿蘭與「長城」連結了起來，也將她與「北京」、與「中國」連結起來。即便她是多年之後才造訪中國，但中國對當時仍年幼的她，早就具有一定的熟悉度及親密性；這份想像的鄉愁，早已深植於她的心底。這也是為什麼阿蘭說當日本戰敗、臺灣「光復」時，臺灣人其實是非常地高興；不光是因為痛苦的戰事已然結束，也是因為臺灣將脫離異族的統治，回歸祖國的懷抱。

#### 四、過世的爺爺做為想像的鄉愁

透過麗雯的故事，我們能更清楚「想像的鄉愁」如何在家庭的脈絡裡漸漸形成。麗雯的爺爺是山東人，1924年在濟南市出生；1945年和國民黨來到臺灣，是跟隨部隊的僱用人員。爺爺後來落腳在現在台北市信義區的四四南村（現在的眷村文化公園），1956年結婚，生了三個小孩。麗雯的爸爸排行最小，從小學

業成績優異，後來考上國立大學的法律系，畢業後曾擔任事務官，現在在台北市的一間國立大學裡行政庶務主管。麗雯出生於 1989 年台北縣的永和市，是家裡三個小孩裡的老大。她的成績也很好，考上位於台北市的國立大學，畢業後曾短暫地在歐洲遊學。

當提及「中國人」與「臺灣人」身份認同時，麗雯在訪談中表現得非常猶豫。雖然最後她選擇了「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並以臺灣人為優先」，但她其實是希望能有「台北人」與「山東人」的選項。選擇台北人，是因為她在台北出生、成長；選擇山東人，因為爺爺的老家在山東，而爺爺是她最親的人。麗雯在訪談裡自白說：

*麗雯：我在小時候，因為我爺爺是山東人的關係，所以我一直覺得，喔、中國離我很近，我覺得很親啊，因為我爺爺的朋友全部都是外省人 [...]*

麗雯的爺爺雖然沒有跟她說很多他小時候在山東的事，但教過她唱山東歌謠。訪談時我半開玩笑地請她唱一小段，她害羞地回絕了，卻不忘加註說：「但你知道，（我們）山東人應該都要比較大方的。」

中國給麗雯的熟悉與親切感不只來自於爺爺本人，更來自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小時候住的永和那一區，是當初爺爺舉家從四四南遷出來後政府安排的落腳地，因此鄰居也都是當初彼此熟悉的眷村外省家庭。小時候，麗雯都和鄰居家的小孩們玩在一起。當時她以為外省人是臺灣社會裡一個很大的族群，直到上了大學之後，才知道外省族群人口相對來說原來算是少的。不論如何，小時候週遭環境裡接觸到大陸各省的南腔北調，不僅是麗雯最熟悉的口音之一，也是她童年的主要記憶。訪談時麗雯說，當初因為學校老師的研究計畫而要跟著前往中國大陸時，她期待著那會不會是一種「回家」的感覺？緬懷著一個自己從未去過的家，即是「想像鄉愁」的展現。而當初抵達山東時，她的確有那麼一些回到故鄉的氛圍，因為那裡的人說話的口音就跟爺爺一樣。另外，她對四川的朋友也特別感到親切，因為爺爺的好朋友是四川人；從小兩家往來也特別熱絡，麗雯十分熟悉四川口音。

這些親人的回憶、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幼時的記趣，是麗雯對「中國」的情感基礎。然而，如同前面所說的，麗雯對「中國人」與「台灣人」都抱持著疑慮——她寧可自稱為山東人及台北人。她遲疑著「中國人」認同的原因跟羅宏一樣，因為當她真的接觸了中國之後，她發現中國跟她原本的想像好不一樣：「我真的去了中國 [...] 每一次都覺得很陌生。」「我們根本就是兩種不一樣的人 [...] 思考方法完全不一樣，講話的方法也不一樣。」我請她進一步說明，但她一時無法想到適切的例子，直到我們聊到她對統獨的看法：

麗雯：如果真的要說是偏好的話，當然是（臺灣）獨立。

問：為什麼？

麗雯：因為中國真的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地方。

問：怎麼說呢？

麗雯：他們人民真的不是一般人民，跟我們不太一樣啊 [笑]。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們相處。

問：你怎麼在講這些話的時候，開始有點臺灣國語 [笑]？

麗雯：[笑] 真的嗎？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

問：有特別的例子嗎？或是什麼的？你是指哪一方面？

麗雯：特別的喔？因為臺灣人還滿含蓄的嘛，可是他們還滿... 臺灣人會害羞、會內歛、會含蓄，可是他們就都不會。

另一方面，麗雯對「臺灣人」認同持有疑慮，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她覺得相對於「臺灣人」，「臺北人」在國際上更有能見度與曝光度：「大家（外國人）知道「臺北」比（知道）「臺灣」多。」第二個原因，是麗雯過去有因為不會說臺語而被其他臺灣人「羞辱」的經驗：

麗雯：因為我被羞辱過，就是我不會講台語。我被蠻多人羞辱過的。

問：很多嗎？發生那麼多次嗎？

麗雯：還蠻多次的。

問：在哪裡啊？

麗雯：[...] 我之前去找一個老師學跳舞。他是從美國回來的教授，然後他的太太就 ... 有時候跟我講台語，我就說：「喔，我不會講台語喔。」然後她就說：「你是臺灣人，可是卻不會講台語？」就是在酸我。

問：你那時候年紀多大？

麗雯：國中吧？對啊，然後後來 [...] 我去北京，我跟一位北京住民講話，旁邊就有一個顧客突然轉過來說，你是哪裡人啊 ...

問：顧客？

麗雯：對，就是跟我一樣都是顧客，可是我不認識他。

問：也是臺灣人嗎？

麗雯：對。他轉過來說：「你是哪裡人啊？」他講話有臺灣國語。我就說：「喔，我是臺灣人。」他說：「啊？你是臺灣人，可是講話卻不會臺灣國語？你哪是臺灣人？」我那時候想說：天啊，真的一定會講臺灣國語的人或是台語的人才是臺灣人喔？這我很不解。

麗雯用「羞辱」這個詞彙描述她的遭遇及心情；這些遭遇隔開了她與「台灣人」之間的距離，讓她對這樣的身份認同有所疑慮。麗雯因此寧可以「臺北人」稱呼自己，而不是「臺灣人」。

麗雯的爺爺在我們訪談的幾個月前過世了。他的離開以一種神秘、奇妙的方式，影響著麗雯的國族認同。訪談接近尾聲時，我想再次確認麗雯的國族認同樣貌；麗雯用這樣的故事來回答她的認同選擇：

麗雯：我剛剛的確有選那個選項，就是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問：那這邊講的「中國人」是指什麼？

麗雯：是因為我的確有那個血統。對啊，而且我還是要算 ... 我覺得那個關係是因為我爺爺過世之後，我有點嚇到。

問：嚇到的意思是？

麗雯：就是那個時候我們是一直擲杯，然後它就是一直沒有...沒有一正一反。然後後來，那個人（道長）就說他（爺爺）走得不安心，我們可以許一個讓他放心的願望。然後我們那時候許的願望就是我們會帶你回山東，然後就、就一正一反了 [笑]！雖然說那可能只是一個巧合或一個機緣，可是我就會覺得說，如果這樣他可以走得比較安心，我就寧願這樣相信。這對我來說比較好。所以...我才知道原來，其實山東，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才會一直覺得遲早會回去，就是遲早大家會回去，然後在那邊會有一個家這樣子。

## 五、想像鄉愁：一個觀照國族情感的視角

在這篇論文中，我用羅宏、阿蘭、麗雯三位報導人的訪談，探究「想像的鄉愁」這個國族情感裡幽微卻又核心的情緒。與一般設想的鄉愁不同的是，「想像鄉愁」不需要鄉愁主體曾經去過或身處過該處；想像鄉愁所指向的過去，並不是主體「曾經身處該地」的過去，而是任何一個主體以往生命經驗中與這個鄉愁內容「具有相關意義」的片段，像是學生時代的學習記憶、長輩曾說過的故事，或是一個顯著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連結。這些片段可以在政治脈絡（如國民教育、或發生事件的議題設定）裡建構與傳遞之外（例如羅宏的例子），也可以透過文化文本（如阿蘭的例子），或是經由家庭流傳（如同麗雯的例子），產生影響。

「想像鄉愁」既不像一般討論的鄉愁那樣「過去」，也不那麼「未來」。

「想像鄉愁」不具強烈的目的性、不那麼地在「未來」投射出改變的願景。它不一定擁護保守價值（如「保守型鄉愁」），它也不一定激進地要求收復失土或建立國家（如「復國型鄉愁」）、不一定會產生認同上的反思（如「反思型鄉愁」）。它是一種熟悉感、一種情感基礎，一種這個（我從未來過的）地方與我有某種連結的信念，作為發展更激進的國族情感與更堅定的國族認同的基石。國族認同與想像鄉愁為相輔相成；我們甚至可以說「想像鄉愁」得以運作（「這是我的故鄉、我的祖國」的信念產生），必需與既有的國族概念（如「中國人」、「台灣人」）相互合作。藉由國族相關論述，「想像鄉愁」轉化為更深刻的國族情感以及國族認同。如同 Stephanie Coontz 所描述的：「鄉愁」是美化後的回憶；在美好記憶的催化下，我們重新調整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拉近了我們與朋友及家人們的距離。而在這裡討論的「想像鄉愁」的脈絡下，我們調整的是我們與自己的關係、是我們與各種「國族論述載體」（如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之間的關係。

「想像鄉愁」並不是因果律下的邏輯產物；它不遵循傳統「故鄉」或「鄉愁」的定義、不是因為個體在某處出生及成長而視該處為故鄉。「想像鄉

愁」是論述性質的、是意義的扣連，並在某個特別的時間當下被表現出來。嚴格說起來，它與過去及未來皆無關。因此「想像鄉愁」可以說是屬於榮格研究裡「共時性」的範疇。此「共時性」概念具有三個關鍵要素：一、具有意義的巧合；二、非因果的關聯；三、具神祕性（Shamdasani 2011；Cambray 2009）。顯然地，「想像鄉愁」所媒合的國族情感與國族認知關係之間並非因果關聯，而是以熟悉感、親密感為媒介的意義上的巧合，並帶著神祕性色彩；像是當麗雯透過擲杯確定了過世爺爺的國族認同時，也同時確信了自己的國族意向；或是當羅宏與阿蘭前往中國大陸時，突現的熟悉的神話故事（黃花岡烈士的國族神話與孟姜女神話），以及他們在神話中感受到的親近、感動及崇高性。「共時性」不僅可以解釋「想像鄉愁」的運作機制，也可以解釋為何「國族認同」能既強大且單一（例如所有中國人都擁有「中國人」認同），但同時又是浮動且異質（每一個人所理解、定義的「中國人」卻又不盡相同）。因為國族認同並不是依邏輯或語言符號原理（「能指」與「所指」作用）所定義的產物，而是在某個歷史脈絡下各個相關意義相互連結所生成的論述產物。「國族」是空的「所指」；「中國人」或「台灣人」都是飄浮的能指，指向一個無法定義的論述集合。

在台灣，這個「將以前從未去過的地方視為故鄉或祖國」的鄉愁情緒，似是能很輕易且直觀地被用以分析外省族群的中國國族情感。也因此在本文裡，我刻意挑選兩位本省族群的報導人（客家籍的羅宏與閩南籍的阿蘭），說明「想像鄉愁」的跨族群影響潛力。而三位報導人的年齡差異（阿蘭、羅宏、麗雯可以分別代表老、中、青三個世代），也顯示出「想像鄉愁」的跨世代特性。這說明了「想像鄉愁得」以應用的廣大範疇，像是解釋日治時期臺灣人多元的國族認同，或是解釋部分本省族群民眾對「中國」的特殊國族情感，或是提出當前台灣年輕世代因接觸中國的文化或娛樂產業，而可能對中國產生「想像的鄉愁」所需的、某種程度的熟悉感與親切感的假設。

同樣地，「想像的鄉愁」並不僅囿限於中國的國族情感，而是能具有更廣泛的解釋力。舉例來說，當我們前往祖父或過去親人的故鄉拜訪（或是祭祀



掃墓），即便我們以前並不是在那裡出生長大，卻因為「原來這是祖父（或過去親人）小時候住的地方」等的感慨或信念，而將這個地方視作自己的故鄉，並因此產生濃厚的、以「台灣人」做為論述載體的國族情感，其實也是一種「想像的鄉愁」的作用。而若有台灣民眾對其從未去過的日本持有故鄉的熟悉感，或是未到過台灣的香港民眾卻覺得台灣是其第二個家，這些可以合理想像的狀況，也屬於「想像的鄉愁」。

最後，即便「想像的鄉愁」是一個適切的分析架構、即便我們可以看到羅宏對「想像的中國」的熱切情感、看到阿蘭因為文化差異抗拒日本人認同、看到麗雯明確地回覆說自己是因為爺爺的關係而對「中國人認同」抱有感情，我仍然要強調「認同型塑」的複雜及多元特性，其是諸多元素相互匯聚、競合的產物，也是流動的、是可以改變的。就像是羅宏在多次造訪中國之後對中國的想像破滅，而其國族認同向「臺灣人」偏移了幾許；就像是麗雯同樣因為想像的幻滅，而對「中國人」認同產生疑慮。認同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如同當前社會學或政治學界所側重的、任何一個與國族主義相關的要素（如語言、族群分類、共享文化等），「想像的鄉愁」不會是國族認同唯一決定性的影響要素。即便一位臺灣年輕人對中國擁有某種程度的熟悉與親切感，也不代表他必定會有中國人認同（就如同語言：一位說臺語的人，不代表他必定擁有臺灣人認同）。重點在於：「想像的鄉愁」可以是一個用以理解國族情感、用以理解社會裡以及我們自己的國族情感的關鍵因子。當代新傳播科技快速發展，全球資訊得以輕易且快速地傳播時，我們根本無法杜絕或阻斷對於某個特定文化的熟悉及親近感；換句話說，在「想像鄉愁」的脈絡裡，我們該做的是去看到、覺察到某個熟悉及親密性「背後」的「國族論述」，並做必要的判斷。因為，如前所述，國族情感是一把雙面的利刃；它可以增加國際競賽的娛樂性，或更重要地給予我們能量與勇氣來抵抗不公與不義。但正由於它同時也有可能產生各種暴力與不公義，我們必須更加小心地觀照它。

## 英文文獻：

-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 Bissell, William Cunningham. (2005). Engaging Colonial Nostalg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 (2), 215-248.
- Boym, Svetlana. (2001).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nnett, Alastair. (2010). *Left in the Past: Radic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 Cashman, Ray. (2006). “Critical Nostalgia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Northern Ireland.”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9 (427): 137–160.
- Clewell, Tammy. (Ed.). (2013). *Modernism and Nostalgia: Bodies, Locations, Aesthetics*. Springer.
- Combs, James. (1993). *The Reagan Range: The Nostalgic Myth in American Politics*.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 Cambrey, Joseph. (2009). *Synchronicity: Nature And Psyche In An Interconnected Universe* (Vol. 15).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Creighton, Millie. (1997). *Consuming Rural Japan: The Marketing Of Tradition And Nostalgia In The Japanese Travel Industry*. *Ethnology*, 239-254.
- Davis, Fred.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Free Press.
- Delisle, Jennifer. (2006). “Finding the Future in the Past: Nostalgia and Community-Building in Mhlophe's Have You Seen Zandil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2 (2), 387-401.
- Doane, Janice and Hodges Devon. (1987). *Nostalgia and Sexual Difference*, New York: Methuen.
- Fischer, Nina. (2015). *Memory Work: The Second Generation*. Springer.
- Granara, William. (2005). “Nostalgia,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Andalusian Chronotop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Arabic Novel.” *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 36 (1), 57-73.
- Gentry, Kynan. (2015). “‘The Pathos of Conservation’: Raphael Samuel and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1 (6): 561–576.

- Gotfredsen, Katrine Bendtsen. (2014). "Void Pasts and Marginal Presents: On Nostalgia and Obsolete Futures in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Slavic Review*, 73 (2), 246-264.
- Hillenbrand, Margaret. (2010). "Nostalgia, Place, and Making Peace with Modernity in East Asia." *Postcolonial Studies*, 13 (4), 383-401.
- Jobson, Richard. (2015). "A New Hope for an Old Britain? Nostalgia and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s 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 1970–1983."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27 (4), 670-694.
- Kim, Wang-Bae. (2010). "Nostalgia, Anxiety and Hope: Migr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Chosonjok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83 (1), 95-114.
- Legg, Stephen. (2005). "Contesting and Surviving Memory: Space, Nation and Nostalgia in Les Lieux De Memoi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3: 481–504.
- Loveday, Vik. (2014). "'Flat-capping It': Memory, Nostalgia and Value in Retroactive Male Working-class Iden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7 (6): 721–735.
- Lowenthal, David. (201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Revisi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nur, Anita. (2007). Culinary Nostalgia: Authenticity, Nationalism, and Diaspora. *Melus*, 32 (4), 11-31.
- Murphy, Andrew. R. (2009). "Longing, Nostalgia, and Golden Age Politics: The American Jeremiad and the Power of the Pas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 (1), 125-141.
- Ng, Seung-yuen Daisy. (2000).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Contemporary Hongkong Film and Memoir*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Orr, Raymond. (2017). "The Nostalgic Native? The Politics and Terms of Heritage and Remembrance in Two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3 (7), 643-653.
- Parla, Ayse. (2009). "Remembering across the Border: Postsocialist Nostalgia among Turkish Immigrants from Bulgaria." *American Ethnologist*, 36 (4), 750-767.
- Rhee, Suk Koo. (2017). "Uncanny Hybridity and Nostalgia Politics in The Yellow S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 (3), 729-750.
- Rosaldo, Renato. (1989). Imperialist Nostalgia. *Representations*, 26, 107-122.

- Shamdasani, Sonu. (2011). *Synchronicity: 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mith, Anthony. D. (2003). *Chosen peop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 Smith, Laurajane. (2006).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Laurajane, and Gary Campbell. (2016).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Heritage, Affect, and Emotion. *A Companion to Heritage Studies*, 443-460.
- Smith, Laurajane, and Gary Campbell. (2017).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Memory, Nostalgia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3 (7), 612-627.
- Strangleman, Tim. (1999). The Nostalgia of Organisations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Nostalgia: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Contemporary Railway Industry. *Sociology*, 33 (4), 725-746.
-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Walsh, Kevin. (1992).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Wenzel, Jennifer. (2006). Remembering the Past's Future: Anti-imperialist Nostalgia and Some Versions of the Third World. *Cultural Critique*, (62), 1-32.
- Wetherell, Margaret. (2012). *Affect and Emotion: A New Social Science Understanding*. London: Sage.
- Worby, Eric, and Shireen Ally. (2013). “The Disappointment of Nostalgia: Conceptualising Cultures of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outh Africa.” *Social Dynamics*, 39 (3), 457-480.

## 中文文獻：

- 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台北人》的記憶與鄉愁〉，《台灣文學學報》第 14 期，2009 年 6 月，1-18。
- 莊文，〈永遠的鄉愁—洪醒夫小說中的鄉土情懷〉，《研究與動態》第 13 期，2006 年 1 月，19-37。
- 莫素微，〈鄉關何處—周金波的殖民地之旅〉，《台灣文學學報》第 5 期，2004 年 4 月，225-248。

-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2008）。
- 楊佳嫻，〈過氣貴族？孤臣遺民？談白先勇與李渝小說內的「高階外省人」〉，李廣均主編《離與苦—戰爭的延續》（台北：群學，2010）。
- 楊慧鈴，〈後帝國之眼與殖民地文化碎片—論《南風如歌》中的台灣書寫與認同流動〉，《台灣文學學報》第31期，2017年12月，99-128。
- 鄭智仁，〈永恆的鄉愁—論羅智成的夢想詩學〉，《華文文學與文化》第一期，2011年12月，197-263。
- 劉正偉，〈試論余光中詩中的鄉愁〉，《聯大學報》第9-1期，2012年6月，143-156。
- 劉秀美，〈位移的南方、想像的鄉愁—張系國七〇年代小說中的故土想像〉，《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2014年4月，241-260。
- 橫路啓子，〈論周金波〈鄉愁〉〉，《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17期，2009年6月，29-47。
- 謝世宗，〈遇見他者—余光中的旅美詩作與其國族認同的形塑〉，《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1期，2010年10月，113-138。